

第一章 穿越來重生

李姮漱尚未睜開眼睛，但她的腦子已經清醒了，腦海裡像是有部緩慢播放的紀錄片，她用她的心看著，情緒由驚訝到不可置信，再由不可置信到慢慢接受，最終扼腕，久久的沉澱之後，化為深深的嘆息。

她緩緩睜開了眼眸，看到了紀錄片裡出現過的閨房布置，珠簾半捲、琉璃燙金屏風、琺瑯雲紋衣櫥、紫金鏤花小香爐。她知道這是原主的寢房，室內暖香氤氳，榻桌上一只精緻的香爐冉冉飄出香氣，榻上置著繡工精細的靠枕，她躺在金絲楠木拔步床裡，身上蓋著厚厚的被子，很是溫暖舒適。

原主與前世的她同名同姓，也叫李姮漱，是錦州首富李家的嫡長女。在她出生之前，父母琴瑟和鳴，感情甚篤，父親李雲樵當時初初接管家業，想有番作為，故此每日早出晚歸。

母親江氏體弱，在懷上她的時候，害喜嚴重，只想念驪州娘家庶妹江琳玥巧手醃的梅子。江氏未出閣時原來就與江琳玥姊妹情深，得知江氏害喜沒有食慾，江琳玥自告奮勇到錦州陪伴江氏。

江氏懷胎足三月時，一夜李雲樵應酬歸來，江琳玥主動為他送上熱茶解酒，酒醉的他將江琳玥當成了江氏，兩人有了肌膚之親，他十分懊惱，而江琳玥善解人意，主動提議當做沒那回事，且說不要告訴江氏，以免孕中的江氏受打擊。李雲樵對她既感激又慚愧，由憐生愛，在江氏不方便行房，他又沒有小妾的情況下，對江琳玥後來的幾次的主動伺候便半推半就、含含糊糊的接受了。

江氏懷胎足六月時，江琳玥也懷上李雲樵的孩子，紙包不住火，別無他法，李雲樵向江氏坦白一切。江氏自然傷心，只因當初她得知自己有孕時，便照著娘家母親的交代欲將大丫鬟連翹開臉伺候李雲樵，李雲樵還板著臉叫她莫再提這件事，她才作罷。當時她又是歡喜又是安慰，自己得了個好夫君，哪知，他會和自己的庶妹暗通款曲，且又是在她有孕在身之時。

經過幾日的沉澱，江氏改變了憲法，她素來疼愛江琳玥，又認為此事的開端是李雲樵酒醉鑄的錯，不能怪江琳玥，且江琳玥還不爭不討，主動表示要回去驪州城，對於名分一事隻字不提，如今江琳玥有了身孕，斷沒有將她趕走的道理。

於是，她接受了李雲樵納江琳玥為姨娘，兩個人相隔數月都生下女兒，但江氏產後的身子一直不大安好，動不動就臥床十天半個月，江琳玥照顧自己女兒李佩兒之餘，又主動幫忙照顧李姮漱，且一視同仁將兩個小姐照顧得無微不至。江氏看在眼裡，便放心將女兒給江琳玥照顧，最後還因身子實在不行，便把主母的管家權也交給江琳玥了。

李姮漱和江琳玥的女兒李佩兒一起長大，在江琳玥的捧護下，她成了個驕縱又沒教養的千金大小姐，琴棋書畫樣樣半吊子，她和江氏不親，特別黏寵溺她的江琳玥，並且不稱江琳玥為姨娘，叫她姨母。

反觀李佩兒，在江琳玥的嚴格督促下，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除了寫得一手好字，吟詩作對也難不倒她，還在江琳玥手把手的教導下，學會了如何掌家，人前總是溫柔細語，對待李老夫人和李雲樵十分恭敬孝順，待下人和善，一副大家閨秀的

風範，她真實的性格只有在自己娘親江琳玥的面前才會顯露出來，母女兩人開始密謀要搶奪李姮漱的親事。

話說李雲樵的興趣是打獵，在江氏懷孕之初，有回他上山打獵遇大霧誤入陷阱，被顧天城所救，兩人從此成了知交好友。顧天城乃是馨州房城富商顧家大房長子，得知江氏有孕在身，便興沖沖的提議若生的是女兒便和自己尚未訂下親事的二兒子顧紫佞結親，後來江氏生下女兒，兩家便結了娃娃親，說好李姮漱及笄禮後便讓兩人成親。

顧紫佞天生便是做生意的料，雖然年紀輕輕才二十歲，卻精明能幹，善於談判，還能看出什麼貨物能夠大賣，顧天城很以這個兒子為傲，將顧家商行大半事業都交給他，還有房城第一美男之稱。李佩兒便是在某次去房城遊玩時不經意見到了顧紫佞，一見傾心，要求江琳玥設法讓她代替李姮漱嫁給顧紫佞，她也認為驕縱的李姮漱除了嫡女這身分之外，其餘的一切根本配不上顧紫佞。

於是，江琳玥便動起了心思，利用李老夫人的壽宴，慇懃李雲樵力邀顧家一家來做客，而顧家也很給面子，大房二房都到齊了。

顧家二房有個扶不起阿斗，名叫顧東盛，他是顧天城的弟弟顧榮城的獨苗，不思長進，經常尋花問柳，雖然年紀只比顧紫佞小一個月，卻是一事無成，是房城有名的紈褲子弟。

李老夫人壽宴當日，江琳玥先是安排下人將湯灑在李姮漱簇新的衣裳上，讓她當眾大發脾氣，引得顧紫佞反感，後又安排李姮漱去更衣時，先收買了李姮漱的丫鬟碧水，支開了她，用迷香讓李姮漱失了神志，自己脫衣，再將顧東盛引到她的房裡。

顧東盛原來就是個好色之徒，見到不停喊熱又衣不蔽體的美人兒對自己投懷送抱，哪裡還把持得住，就在兩人乾柴烈火一發不可收拾時，碧水「湊巧」回到寢房，對看到的情景大聲呼叫，引來家人……

最後，失了身的李姮漱只能含淚嫁給顧東盛，婚後顧東盛依然經常在妓坊廝混，在她懷孕六個月時，顧東盛又要出去風流，兩人爭吵，顧東盛推了她，李姮漱因此小產，大夫判定從此再也不能生育，讓她飽受婆母冷待。

這還不打緊，顧東盛游手好閒，缺銀兩花用，敗光了李姮漱的嫁妝不說，又常逼她回去娘家要錢，直到她拒絕再回娘家要錢，顧東盛便和婆母聯手以她無所出為由，接連納了好幾名小妾，從此她便獨守空房，夜夜垂淚。

很快地，顧東盛的小妾明珠有了身孕，她好意送去的補品被栽贓摻了滑胎毒，顧東盛以此為由休了她，李姮漱被淨身出戶。回到娘家，李姮漱竟然還對江琳玥深信不疑，全然沒發覺自己悲慘的命運是江琳玥一手造成的。在江琳玥的花言巧語下，她將母親江氏因憐她被休而轉記在她名下的大筆鋪子、田地和房產都過到江琳玥名下，那些都是江氏的嫁妝。

兩年後，李雲樵的生意出了麻煩，用上大筆資金疏通官府才免去牢獄之災，從此李家元氣大傷，大不如前，適逢有個東山再起的大好機會，卻因為沒有資金，眼看著就要拱手讓人。

這時，江琳玥慷慨拿出私房，稱是她多年積蓄，李雲樵在感激之餘也對一毛不拔的江氏有所怨懟，而彼時的李姮漱還站在江琳玥那邊，不肯站出來作證江琳玥所謂的私房積蓄是江氏過給她的嫁妝。

李雲樵東山再起後，對江琳玥感念在心，從此不再看江氏一眼，江氏鬱鬱寡歡，最後心病轉為真病，一病不起，就此病故了。

江氏死後一年，李姮漱對心機深沉的江琳玥依然不疑有他，還親口請求李雲樵扶正江琳玥，李雲樵本就有此意，便從善如流扶正了江琳玥，讓江琳玥成了李家貨真價實的主母。

李姮漱自小被洗腦，認為江琳玥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好，因此當江琳玥提出讓她做梨州大布商周寶文的繼室時，她便點頭了，那正是她後半生悲慘的開始。

周寶文年紀大李姮漱二十歲，妾室無數，兒女成群，孫輩也有了，因此李姮漱成天困在宅門裡操碎了心，五十五歲閉上眼離世之前，從來不諳情愛滋味，也不知道自己人間走了這一遭究竟都在做些什麼，無人因她的離世而不捨、難過，她深深的懊悔湧現，但一切都來不及了，她的生命已經走到終點，滿腹的不甘隨著她的離世灰飛煙滅。

反觀李佩兒，在李家做客的顧老夫人當日目賭顧東盛和李姮漱的醜事，嚇得不輕，當場昏厥，李佩兒像是準備好的，連忙拿出價值不菲的保命丹讓顧老夫人保住了一命，博得顧家人的好感。顧天城主動提出換親，而顧紫佞也無異議，李佩兒嫁給顧紫佞之後，順風順水的過完了一生，因為顧紫佞最後成了顧家家主，她也成為人人稱羨的顧家主母。

看完了這部紀錄片，李姮漱深深的感嘆，一個人怎麼可以愚昧到這種地步，被人玩弄於股掌之上而不自知，陷自己母親於不義，也讓自己跌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大姑娘！」一個翠衣丫鬟進來了，見到她清醒了，很是驚喜，臉上是掩不住的激動之色。

李姮漱知道眼前的丫鬟名叫喜秋，是對她忠心耿耿的丫鬟，可惜原主不知珍惜，前世睜隻眼閉隻眼的同意顧東盛玷辱了喜秋，也沒給喜秋一個名分，後來喜秋隨她嫁到梨州周家，又被周寶文看上了，也強上了，她再度對喜秋痛苦的處境視而不見，喜秋被周寶文長期姦淫，後來周寶文又要喜秋伺候他商場上的友人，喜秋不堪受辱，跳井自盡了。

幸而，如今她穿過來了，還重生到了原主十七歲，尚未出嫁的這一年，她會補償喜秋前世受到的折磨，她一定要給這個忠心耿耿的丫頭找個良配，讓前世未能結婚生子的喜秋在這一世圓滿。

「喜秋，麻煩妳倒杯茶給我。」李姮漱坐了起來，看到窗子外頭灰濛濛的，知道天還沒大亮。

今天是她祖母李老夫人的生辰，也就是顧家一家會上門來做客的日子，更是她扭轉命運的重要日子。

「大姑娘，茶，小心燙。」喜秋端來了熱茶。

「謝謝。」李姮漱接過茶盞，輕輕吹了吹，小口小口的喝著。

原主的魂魄已經離開了，原先她的手腳冰冷著，熱茶的暖意緩緩流向五臟六腑和四周，讓她身子暖了起來，也舒坦了許多。

那一句謝謝讓喜秋一愣，她隨即說道：「奴婢去給姑娘熱粥和溫藥。」

主子這幾日染了風寒，昨夜甚至高熱到昏迷不醒，強灌了湯藥也不見效，城裡最高明的大夫都來了，還是不見起色，沒想到今天卻像沒事人一般。

「不要粥，我要用膳，還要泡個熱水澡。先吩咐廚房準備我的早膳，泡完澡後我要用膳，給他們半個時辰備膳，每道菜都要是熟的。」

今日她可是要戰鬥，要儲備好體力才行。

喜秋又是一愣。

主子過去從未要求這些，今兒個是怎麼了？

不過，她向來是主子吩咐什麼便做什麼，她沒提出異議，連忙出去張羅了。

李姪漱坐在桌前，泡澡後的她神采奕奕，眼神明亮，任誰都看不出昨天的她還病懨懨的只剩一口氣。

兩個二等丫鬟小晴、紫蝶打開食盒，李姪漱吸了口氣，閉起了眼睛，像是背書般的說道：「清蒸魚、釀冬瓜、荷葉雞、燒冬菇、雞絲豆苗、高湯水餃、重陽花糕，還有老鴨冬瓜湯。」

可能她大病初癒，因此廚房給她準備的膳食雖然豐富但都偏清淡，味道聞著挺不錯的。

她睜開了眼睛，看到小晴、紫蝶臉上滿是不可思議的表情，便知道自己說的準確無誤。

她靈敏的嗅覺也跟著她穿越重生了，前世她便是靠著這項天賦，開了間名為「吃飯吧」的小飯館，標榜所有食材都是有機，所有調味料都是自製，絕對不含人工香料，現代人崇尚天然自製，她的小飯館生意好到忙不過來要採預約制，她賺了許多錢，是個小富婆，可因為太忙了沒時間花，沒空享受人生。

「大姑娘，您怎麼會知道啊？」小晴大著膽子問道。

主子脾氣不好，她平常是不敢造次的，可今日她隱隱覺得主子與平日不大相同，因此向天借膽發問。

「猜的。」李姪漱唇畔一絲笑容，舉箸說道：「以後我用膳的時候，妳們不必在旁邊伺候，跟長輩一塊兒用膳才伺候便行了。」

喜秋、小晴、紫蝶三個人面面相覷，但主子的吩咐，她們即便是不解也不敢提問。

李姪漱很快將桌上的菜吃了大半，因為病了幾日，原主的身子很虛弱，她今天還有很多事要做，得快點補回元氣才行。

見她毫不挑食，吃得很歡，喜秋三人又驚訝的張大了嘴，直到一個做作的聲音傳來，「大姑娘！您醒啦？」

李姪漱慢慢放下了銀箸，睜起了眼。

原主最為信任的奴婢碧水來了，碧水是江琳玥的人，打從原主十歲起便在身邊伺

候，幫著江琳玥將原主慣得無法無天。

碧水急急走到李姮漱跟前，一臉真誠的說道：「大姑娘，奴婢聽說您醒了便連忙趕來了，真是謝天謝地，您昏迷的這幾日，奴婢真是操碎了心，一直跪著誠心誠意向菩薩祈求，您一定要平安無事才好，若是姑娘能好，奴婢情願折十年壽，茹素一輩子……」

李姮漱充耳不聞，冷聲道：「小晴，去取條繩子來，越粗越好，再找兩個小廝來。」小晴不明所以的領命而去，碧水也是一頭霧水，問道：「姑娘這時候拿繩子做什麼？」

李姮漱看著碧水，眼神銳利。「什麼時候本姑娘做事要向一個奴婢說明了？」

碧水張著嘴，愣了半晌。

這個刁蠻千金今天吃錯藥了？她不過是問問……

一時間，室內鴉雀無聲，全都閉緊了嘴巴，沒人敢再說話。

小晴很快回來了，後面跟著兩名小廝，其中一個拿著一級粗繩。

「把碧水綁起來。」李姮漱說道，語氣不容置疑。

兩名小廝一愣，卻是不敢動手，碧水姑娘向來在大姑娘面前得寵，院子上下都聽她發號施令，他們怎麼敢真的綁人？

「還不動手？」李姮漱瞇眼，眼中精光畢現。「你們想被打板子嗎？」

哎，碧水奴大欺主，她都下了命令，小廝竟然還不敢動手，如此明顯的事實，原主卻是視而不見，難怪落得悲涼下場，只能說是自作自受。

見李姮漱說得鏗鏘有力，兩名小廝也不敢再遲疑了，一個動手捉住碧水，一個往碧水身上繞繩子。

碧水掙扎著、不服著喊道：「大姑娘！您這是做什麼？奴婢做錯了什麼，您要這樣對奴婢？」

喜秋屏息著，大氣不敢喘一聲，她覺得自己一定是在作夢，主子怎麼會這樣對碧水，別說碧水不信了，她也不敢置信。

她知道碧水是玥姨娘的人，多次提醒主子不要太相信碧水，反被主子說她在嫉妒碧水，她也只能苦笑。

「笑話！」李姮漱微微挑眉。「我是主子，我綁妳這個賤婢還需要理由嗎？」

都是這個背主的奴婢，如果不是她，原主的命運不會那麼慘，既然她用了原主的身體，自然要代原主好好教訓這個忘主的丫鬟。

「把她關進柴房！」李姮漱眼底劃過一絲冷芒。「小晴，妳看著她，沒有我的吩咐，不許放人。任何人都一樣。若有人要放了她，立即來向我稟告！」

碧水一臉震驚。

綁她還不夠，居然還要將她關入柴房？

怎麼辦？今天有玥姨娘交代的重要任務，她被關進柴房裡，她要怎麼完成玥姨娘交辦的任務？

「是！」小晴很是興奮，平日碧水仗著主子寵信，對她們這些二等丫鬟、三等丫鬟頤指氣使的，她早就憋很久了。

「大姑娘！您不可以這樣對我！不可以這樣對我！」碧水被押出去之前還在聲嘶力竭的喊。

李姪漱一直等到碧水的鬼吼鬼叫聲消失了，這才沒事人般的起身。

「走吧，到廚房去，我要親自給祖母做壽桃。」

喜秋這下子不得不提出異議了，她為難地道：「可是大姑娘，您不會做壽桃。」

正確來說，是從未下過廚。在玥嬌嬌的寵溺下，主子十指不沾陽春水，連錦州城裡名媛淑女該學的沏茶都不會。

李姪漱淡定地道：「我現在會了。」

廚房裡，喜秋的眼睛一刻也沒睂過，她一眨也不眨的看著主子揉麵，熟練地在麵粉裡加些糖，包入豆沙餡，再靈巧的捏成水滴形狀，最後用刀背壓出壽桃紋路，駕輕就熟的就像她是在廚房裡做慣了事的人。

她揉著眼。

怎麼可能？主子怎麼可能會做壽桃，太不可置信了……

「可以了。」將壽桃靜置片刻之後，李姪漱吩咐廚娘，「把壽桃放進蒸籠，大火蒸一刻鐘出鍋。」

「是。」廚娘不敢怠慢，連忙照吩咐行事。

主僕兩人離開大廚房時，喜秋提著的食盒裡靜靜躺著六個壽桃，她還是如在夢中。回到翠安軒，李姪漱便讓喜秋給她梳妝打扮，她閉目養神，專心回想接下來會發生的事，一睂眼，卻看到自己被畫成了國劇花旦，頭上好多金釵銀釵卻不顯得貴氣，只有格格不入之感。

原主長年被江琳玥教導得喜愛穿金戴銀，端的是俗不可耐，她看著鏡中的自己，明明是清秀可人的少女，卻硬生生被妝扮成熟女，更像是偷擦大人化妝品的小女孩。

「把妝卸掉，畫個淡妝。」她毫不考慮的說道。

喜秋很是驚訝。她老早跟主子說過，太過濃豔的妝不適合主子，可主子偏生不聽，執意要畫濃妝才顯得精神，這都是被玥嬌嬌灌輸的偏差觀念。

「是！」喜秋連忙把李姪漱臉上的妝卸掉，重新化妝，又照李姪漱的吩咐，連同髮髻上的髮釵步搖都取了下來，身上的項鍊、耳環和鐲子也通通取下。

李姪漱要親自挑首飾，可是她看著裝得滿滿當當的首飾匣子，卻沒有一個中意的。這些首飾都價值不菲，可是全部不適合她，都像是那種五、六十歲的富貴老太太戴的，勉強有支玉簪可用。

「梳個最簡單的髻，就插上這支玉簪就好。」

重新梳妝之後，果然順眼多了，她生得清麗，原先就唇紅膚白，如此淡雅的妝扮，顯得格外脫俗。

屏棄了俗不可耐的濃妝，衣裳自然也要重新挑過，原先喜秋照原主的喜好挑了件桃粉衣裙，她自然是搖頭，配合玉簪的顏色，她挑了淡藍色的雞心領長直領錦衣，

搭配淡綠色刻絲月裙，繫著如意流蘇腰封，上面掛著一只雅緻的翠綠香囊，在腕上戴了只嵌銀手鐲，清爽的猶如湖中白蓮一般，又有著亭亭玉立之感。

「大姑娘這樣妝扮太美了……」喜秋看得目瞪口呆，雖然眼前的主子有種陌生感，但她覺得很好，真的很好。

「改日要重新置辦首飾和衣裳了。」李姪漱回眸一笑。「走吧，現在該去給祖母祝壽了。」

李家是錦州城的首富，今日李老夫人六十大壽，賀客盈門，禮物都快堆到天上了。

李佩兒看著鏡中百媚千嬌的自己，十分滿意的揚起了唇角。

她的行頭都是江琳玥請專人打點的，既符合她的年紀又能壓倒群芳。她雖然是庶女，可她在外人眼中知書達禮，是知名的才女，錦州城裡的大戶千金無不爭相與她交好，反觀那個李姪漱，是嫡女又如何？野蠻驕縱，沒人要跟她交朋友，這點在兩人及笄禮時便立見高下，李姪漱的及笄禮冷冷清清，只有知縣千金和吳家千金、柳家千金看在她們父親李雲樵的臉面上出席，而她的及笄禮就不同了，各家千金全來齊了，給足了她面子，也說明了她平時做人成功。

「姑娘太美了，今日一定又是姑娘最出風頭。」沁荷嘴甜的誇著主子。

「就妳嘴巧。」李佩兒很是受用，嘴角翹了起來。「姨娘呢？怎麼還不來看看我妝扮的可還行……」

說人人到，外間的小丫鬟打起簾子，江琳玥笑吟吟的進來了，見到光彩照人的女兒，不由得笑瞞了眼。

「我的姑娘妝扮好啦？真是美極了，不信有人會不讓妳迷住，只要有眼睛的，肯定都會選妳。」江琳玥意有所指，眼中俱是笑意，說的自然是顧紫佞了。為了讓佩兒速成擄獲男人心的方法，她可是花了大把銀子暗中請了彩媚樓的紅牌花魁倪雲瑤來指點，今日正是驗收的時候。

「姨娘說什麼呢？」李佩兒俏臉頓時飛上兩朵紅雲，難得有些嬌羞。

她有把握，只要顧紫佞見了她，定會鍾情於她。雲瑤姑娘都將男人心裡在想什麼傳授給她了，今日只要讓顧二爺認識她就行了。

說起來，她的婚事也是讓顧紫佞耽擱的，原本兩家在李姪漱及笄後便要談親事，偏生顧老爺子過世了，依照大岳律法，顧紫佞得守孝兩年，這麼一來，排行嫡長女的李姪漱未出嫁也不能輪到她，原本她還暗自焦急，生怕自己成了大齡剩女，直到不經意見到顧紫佞之後才明白這番周折都是為了讓她與真命天子相遇，若是李姪漱早兩年嫁給顧紫佞，她也沒機會遇見顧紫佞了。

不錯，顧紫佞是有婚約，不過那又如何？約定可不一定要履行，也可以換個方式履行，今日她便是要進行那換個方式履行婚約，由自己取代李姪漱嫁給顧紫佞。

「走吧！賓客也該到齊了，妳快到前廳去幫忙招呼客人，讓大家看看妳有多美，也讓賓客們見識妳的待客之道多麼的有教養。」江琳玥的語氣很是迫不及待。

前世她靠著自己的謀劃，一步一腳印由江家不起眼的庶女攀上了李雲樵，最終坐上了李家主母的位置，也將自己女兒推上顧家主母的寶座，更讓自己兒子接管了李家家業。

這一世，她也會同樣這麼過，不但會像前世一樣順利，還因為提前知道了許多事，她會過得更好。至於江靜芝和李姪漱那對愚蠢的母女，她覺得前世她們還不夠慘，這一世，她要讓她們更悲慘、更落魄，讓她們淪落到街上乞討或是妓院，那肯定是好玩極了。

想到這裡，她眼睛都亮了，將人玩弄於股掌之上原來是這麼有趣的事。

等著看，等她將還未發生的商機一點一點透露給李雲樵知道時，他會多麼敬她、愛她，又會多麼冷落江靜芝，江家的嫡女和李家的嫡女，她這個備受輕視的庶女會將嫡出的她們狠狠的踩在腳下，讓她們生生世世，永無翻身之日！

第二章 壽桃 V.S.繡品，誰勝出？

李姪漱和喜秋主僕倆正從翠安軒往宴廳裡去。下了一夜的雪是停了，但濕滑難行，兩人都放慢了腳步，在行經結冰的蓮池時，瞥見前方有賓客在散步，李姪漱示意喜秋暫時停下來，她定睛一看，其中一人在紀錄片裡見過，正是與原主有婚約的未婚夫顧紫佞。

不得不承認，這個顧紫佞確實長得夠妖孽，十足的美男子，劍眉星目，五官完美，甚至還有酒窩，一身暗紫色金線卷邊衣袍，衣襯繡著祥雲更襯托他的玉樹臨風，可能是名字裡有個紫字，他特別酷愛紫衣，在紀錄片裡出現時，總是一襲紫衣，深深淺淺的紫，也算是種偏執吧。

「爺，您不會真要當眾提出解除婚約吧？」青木忐忑不安的問道，適才聽聞主子有此意，他真的快嚇死了，哪有人這樣的，在人家的壽宴上提出解除婚約，這不是存心搞砸宴席嗎？

「當然會。」顧紫佞肯定的說道。

他穿越來才一年，根本不知道原主有婚約，是一個月前顧家收到請帖時，聽其他人說起李家，又說起他的未婚妻，他才知道自己有婚約，打聽之下，他的未婚妻李姪漱驕縱無禮，任性過頭，在錦州城風評極差，人人搖頭。

笑話，他為什麼要跟這樣的女子過一生？

前世他一直未曾娶妻，他有興趣的只有一件事——做生意。

他將事業版圖擴展到極致，成了寧朝最成功的商人，富可敵國，在以商人為首的寧朝意氣風發、橫著走路，皇親國戚見了他也要禮讓七分。他曾和當朝的奉親王在窄道馬車相遇，對方二話不說直接退開，一路退到了原點，他的身分地位不言可喻。而他的宅第在京城比宮廷還要奢華，無人敢置喙半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身為寧朝霸商的他，卻在三十五歲正值壯年時突然倒下，他清楚的知道自己魂魄離了身，歸了天，接著失去了意識。醒來後，他成了顧紫佞，他用了好長一段時間適應自己的新身分，適應這個商人地位比士、農、工還不如，文人當道的大岳朝，現在卻要他娶一個一定會破壞他生活的女子為妻，他當然不樂意。

「您萬萬不可以這麼做啊爺！」青木苦口婆心地道：「這椿婚約是咱們老爺和李老爺訂下的，您若是要解除婚約，便是駁了他們兩位的面子，這要叫他們兩位的臉面在壽宴上往哪兒擋？」

「是他們的面子重要，還是爺兒的一輩子重要？」顧紫佞揚了揚嘴角，眼睛冷冷的盯著青木。

「啊？」青木一愣，有聽沒有懂。

顧紫佞唇角幾不可察的彎了彎，睨了青木一眼，慢悠悠地說道：「為了面子，娶個不合心意的女人擺在身邊，爺兒不幹這種事。」

「好！說得好！說得太好了！」李姮漱忍不住鼓掌現身，她緩緩走了出去，唇畔帶著一抹讚許。

她原來挺不屑顧紫佞的，前世他能和裝模作樣的李佩兒過一生，可見腦袋也是個糊塗的，卻沒想到他會說出這番哲理來，倒是叫她刮目相看了。

「妳是……」顧紫佞很驚訝有人會偷聽到他的話，又大刺刺的拍著手走出來，而且還是個姑娘家，但對方那盈盈帶笑、落落大方的姿態，沒由來的讓他產生了幾分好奇和微妙的好感。

「我是李姮漱。」李姮漱自我介紹，同時嘴角揚起一抹笑容。「就是你要解除婚約的人。」

青木一下子嚇到了，摀著嘴，「是李、李大姑娘……」

李姮漱好笑的睇著青木。「這位小兄弟，在李府裡看到我不是那麼值得驚訝的事吧？這裡是我住的地方啊。」

青木瞠目結舌的定格了。

小兄弟？李大姑娘親切的稱他小兄弟嗎？他有沒有聽錯……

顧紫佞的訝異不亞於青木，他沒想到會在這種情況下見到李姮漱，他原來是打算在宴席上提出解除婚約，等她跳腳，然後他就瀟灑的、頭也不回的離開，留下翻桌的她，可是現在……

他不經意的咳了兩聲，目光落在李姮漱身上。「我說什麼，妳都聽到了？」

李姮漱笑著點頭。「聽得一清二楚，一字不漏，要我背給你聽嗎？我記憶力很好。」

「那倒是不必。」要命，怎麼對她的好感一直在增加？他挑挑眉。「既然聽到了，我要與妳解除婚約，妳不生氣嗎？」

李姮漱淺淺的笑起來。「我們的想法不謀而合，我當然不會生氣。」

前世盛行單身，婚姻制度不再是王道，她自己也是單身貴族，還是個快樂的單身貴族，穿來這裡，自然對於要和一個陌生男人結成夫妻非常害怕，何況她這具身體才只有十七歲。如此一來甚好，她可以繼續賴在李家了，等她完美的將江琳玥趕出李家，她想做什麼都可以，或許像前世一樣再開間小飯館也不一定。

「不謀而合？」顧紫佞覺得自己好像聽到了不太中聽的四個字，他勾了勾嘴角。

「意思是，妳也有意退親？」

「正是。」李姮漱漾開了笑容，彷彿他們只是在談論天氣。

顧紫佞眼睛彎了起來，心裡微動。

或許是她甜美的笑容太刺眼了，那種感覺令他很不舒服，前世他的作風很強悍，很霸道，一直只有他不要別人的分，沒有別人不要他的分，如今自然也是一樣。他抿著嘴，心裡浮現一個想法。

他隨即挑了挑眉，眼底閃過笑意，漫不經心的說道：「我這個人有個壞毛病，喜歡和人唱反調。」

李姮漱不再與之談笑風生，她斂了笑容，繃起了臉。「閣下何意？」

見她神色變了，顧紫佞的笑容慢慢擴大，換他心情變好了。「妳不想嫁給我，我偏偏要娶妳。」

李姮漱不假思索的罵道：「變態！」

怎麼會有這種人？果然人是不會變的，她要收回先前對他的讚許，能和李佩兒和和美美過完一生的人，她能有什麼期待？

「妳說什麼？」顧紫佞皺了皺眉。

李姮漱卻不回答，只一臉明白的點點頭。「不打緊，你不提，我來提，我來提退親便是了……」

顧紫佞好整以暇的說道：「如果妳想讓妳和李家遭人非議，那麼妳就提吧。你們李家的姑娘，怕是再無人敢上門議親了。」

李姮漱氣憤的握緊拳頭。

這是什麼道理？男方可以提出解除婚約，女方不可以？

喜秋聽他們唇槍舌劍、你來我往的，不由得頭冒冷汗。「大姑娘，吉時快到了，咱們快走吧！」

眼前這位可是未來姑爺，主子跟自己未來夫君這樣大眼瞪小眼的理論，成何體統？將來不得夫君寵愛該如何是好？

「不如咱們一起去給李老夫人拜壽？」顧紫佞不緊不慢的問道，俊臉上掛著閒適的笑容。

李姮漱瞪著那該死又有迷人酒窩的男人，心裡懷疑他是不是有雙重人格，不然怎麼一下子要與她退親，一下子又提議兩人一塊兒進宴廳？

她板起了面孔。「喜秋，咱們走。」

這種說風是雨，難以捉摸的男人還是少理為妙。不過，倒是讓她更確定了自己要退親，她可沒辦法跟這種神經病過日子。

「姑娘待會兒在宴上可千千萬萬不能提退親之事。」路上，喜秋忐忑不安的說道，因為她察覺到主子已吃了秤砣鐵了心。

李姮漱緊了緊袖裡的粉拳。「我一定會提！」

喜秋緊張地道：「姑娘是不是忘了我朝律法，年過二十五未成親的男女，要由府衙配親，若是年過三十還未成親者，男子要送寺院，女子則送尼姑庵，長伴青燈古佛。」

「什麼！」李姮漱煞住了步子，她瞪著喜秋，眼裡震驚連連。「此話當真？」

「千真萬確！」喜秋苦著臉道：「奴婢又怎麼敢欺騙姑娘呢？何況這律法人人皆知，姑娘只要問一問便知真假。」

李姮漱感覺到青天霹靂，她的單身美夢泡湯了，還以為只要退了親，她便能自由自在的賴在李家……

喜秋又苦口婆心地道：「姑娘是可以退了顧二爺的親事，可若是再無人上門提議，年過二十五，到時府衙給配的人是圓是扁都不知曉，好歹顧二爺一表人材，知根知底，又是大富人家，姑娘嫁過去之後錦衣玉食不成問題……」

很受打擊的李姮漱舉手制止喜秋說下去，「我明白了，妳不用再說了，我冷靜冷靜。」

如此一來，她絕對不能提退親之事，顧紫佞雖然說話欠扁，前世又是李佩兒的丈夫，可外表倒是她滿意的，身材頑長、丰神如玉，看著賞心悅目。

可是想到嫁人，她還是一陣頭疼，這是她從來沒有想過的事，得從長計議才行。至於如何與顧紫佞井水不犯河水的過日子，他們必須做個協議……

主僕兩人進了宴廳，賓客幾乎到齊了，場面既熱鬧又喜氣，今日席開二十桌，受邀的都是錦州城有頭有臉的人物，主桌上李老夫人身穿正紅禮衣，頭釵七鉗，足踏雲紋履，滿面笑容，臉色紅潤，一派的富貴喜氣。

李姮漱看過去，她爹娘分別坐在李老夫人的下首，姨娘照理是不能上桌的，可江琳玥卻坐在江靜芝的旁邊，熱絡地招呼著客人。江琳玥的旁邊坐著她的女兒李佩兒和兒子李善禮，留下一個空位是給她的，這二十人的大圓桌坐著其他的顧家人，她的親弟弟李善彬反而被趕到隔壁桌去，真是豈有此理！

前世，除了她遭受江琳玥的捧殺之外，她弟弟也被同樣如法炮製，江琳玥將善彬養成了個紈褲膏梁，不受她爹待見，還給他尋了門下中之下的親事，對方雖然是富商之女，卻是和離之身，性格苛薄，宮寒不孕，目無尊長也不敬夫君。善彬被妻子吃得死死的，懦弱無能，還盜用商行公款，所做所為都讓她爹失望透頂，最終將李家家業交到了有責任心、正直的好青年——李善禮的手上，這一切都是江琳玥一手謀劃的！

幸好現在還來得及，善彬才十一歲，還能撥亂反正，她會讓善彬走上正途的，她一定會。

「姑娘？」

見李姮漱不往主桌去，而是大步去了隔壁桌，喜秋連忙跟上去。

這一幕，顧紫佞也看見了，從步履裡就可以感覺到她的殺伐之氣。她要做什麼？整個人像要出征的戰神，裙襬生風，氣勢不一般。

李姮漱走過去，她將李善彬拉了起來，李善彬一臉訝異。「大姊？」

「大姑娘您做什麼？」伺候李善彬的吳嬤嬤要阻止。

李姮漱卻是不理會吳嬤嬤，她一眨也不眨的看著弟弟說道：「你身為李家嫡子，坐在這裡成何體統，跟我過去主桌。」

李善彬愣愣地道：「可姨母讓我坐這裡……」

李姮漱嘆了口氣，善彬都是學她的，稱江琳玥那個壞女人為姨母，這一點也要改過來。

「是啊。」吳嬤嬤忙道：「是玥姨娘吩咐讓大少爺坐這兒，大姑娘快放手吧……」

李姪漱寒目瞪視，「我在說話，有你一個下人插嘴的餘地？」

吳嬤嬤立即愣住了，她待在這家裡都二十年了，從來沒見過大姑娘有如此眼神，叫人不寒而慄。

吳嬤嬤不敢再造次了，緊閉起嘴巴，而李善彬也感受到了李姪漱身上那不同於以往的氛圍，他順從地起身，乖乖讓李姪漱牽到了主桌邊。

可是，主桌只有一個空位。

不等有人發話，李姪漱便看著李老夫人，先發制人的開口道：「祖母，姨娘能與主子同桌，孫女還真是聞所未聞，不知道的人還以為咱們李家沒規矩，竟允許一個奴才爬到主子頭上。」

一席話連敲帶打，臉上對李老夫人恭敬的神色半點不變，可席間的氣氛一下子就尷尬了，所有人都往這邊看，李老夫人愛面子，不能在賓客面前丟臉，忙看著江琳玥板起了臉。「還愣著做什麼？還不下去！」

江琳玥如在夢中，好一會兒才意會過來李姪漱這是在當眾給她難堪，趕她下桌。所有人都看著她，她身邊的李雲樵雖然蹙著眉卻沒有出手幫她的意思，這沒用的男人！

江琳玥低垂的眼裡閃過一絲恨意，恨恨的起身，灰溜溜想要走，李姪漱卻勾了勾嘴角。「站住，就在那裡伺候我娘用膳。」

江琳玥一臉窘迫，她何時受過這種屈辱了？但此時，她知道指望不了任何人幫她解圍，她低著頭，咬牙退到了江靜芝身後，看著李姪漱和李善彬坐下，李老夫人恢復了笑容，宣布開席。

江琳玥死死咬著牙，怨毒的瞪著若無其事入席的李姪漱，她是不是在作夢？李姪漱這個死丫頭是吃錯什麼藥了？怎麼在她面前突然端起了主子的架子？

不急，等宴席過後，她會弄明白的，肯定只是一時受人挑弄才會來這一齣，她太明白李姪漱了，這死丫頭是逃不開她的掌控的，她要她往東，她不會往西，要她坐下，她不會站起來，自小就讓她拿捏得死死的，如今才來反抗她，有可能嗎？當然不可能了。

她丟給女兒一個稍安勿躁的眼神，而李佩兒自然是急到不行，自己親生的娘像個下人似的站在後頭伺候，人人都知道她是玥姨娘所出，她的臉往哪裡擱？何況在場的還有她的意中人顧紫宸一家。

要知道，江琳玥雖然是姨娘，但在府裡素來有地位，沒有人認為她坐在主桌上，坐在李家的家主李雲樵旁邊有什麼不妥，直到李姪漱發話前，連李老夫人都沒感覺到哪裡不對。

李佩兒恨恨的瞪著李姪漱。好啊，這死丫頭，敢讓她和她娘丟臉，回頭讓她吃不完兜著走……等等——

她向來著重穿著打扮，很快就發現到李姪漱的穿著打扮與以往不同。淡淡的藍和淡淡綠，髮髻只有玉簪，向來喜歡一手戴五、六只不同手環的她，今天也只戴著一只銀鐲子。

奇怪？這死丫頭怎麼不穿金戴銀了？怎麼可以打扮得如此素雅、如此脫俗？畫了

那麼淡的妝，卻分外的適合她……

該死！該死！究竟是誰給她打扮的？李姮漱自己絕對不會有這樣的眼光，再看過去，顧紫佞竟然一直在看著李姮漱，眉眼間還帶著欣賞的笑意，這是什麼情況？

不，冷靜下來，她不可以自亂陣腳，姨娘已經讓李姮漱趕起來了，她得好好扳回一城。

定了定神之後，她起身，從丫鬟手裡接過一幅繡品給李老夫人恭恭敬敬的呈上，福了福身子，嬌柔直爽地說道：「祖母，這是孫女親手繡的壽禮，給祖母添福添壽，希望祖母您會喜歡。」

李老夫人接過繡品，驚喜地道：「哎呀，這是雙面繡啊！」

李佩兒很是得意，雙面繡是在一塊底料上，一針同時繡出正反色彩一樣圖案的一種繡法，複雜難學，不是人人學得會的，尤其她一面繡著蟠桃獻壽圖，一面繡仙鶴賀壽，圖案極多，至少要繡上半年。

李老夫人讓同桌者傳看，繡品獲得了一致讚賞，顧老夫人甚至還說了繡技如神這樣的讚美。

李老夫人眉開眼笑。「佩丫頭就是手巧。」

李佩兒很是得意，但她臉上卻裝出一副謙虛的表情。「祖母和顧老夫人謬讚了。」她呀，可是下過苦工練繡活的，而李姮漱根本不會女紅，連條帕子都不會繡，更不用指望她會親手繡什麼壽禮了，若是送買來的壽禮，那麼有錢就買得到，人人都可以去買，不稀奇也沒誠意，總之不管李姮漱送的是什麼，都不會越過了她去。李姮漱等所有人的讚美之聲都過去，這才若無其事的起身，她接過喜秋打開的食盒，在李老夫人跟前跪了下來，如此恭敬的態度讓李老夫人一愣。「漱丫頭，妳……妳做什麼？」

「祖母，這是我稍早親手做的壽桃，雖然禮輕，但包含著孫女的心意，請您品嚐。祝祖母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

「妳親手做的？」看著食盒裡那六個白生生的壽桃，又聽到向來反骨的李姮漱如此嘴甜，李老夫人一臉不信。

別說李老夫人不信了，李雲樵和江靜芝等其他人也不信，一個從未下過廚的孩子，怎麼可能做出壽桃來？

「是真的！」喜秋知道大家不信，忙跳出來為主子做證。「是奴婢親眼所見，大姑娘從揉麵糰都一手包辦，沒有經過別人的手，不只奴婢，大廚房裡的人都看見了，可以為大姑娘做證。」

「是嗎？」李老夫人還是半信半疑，不過看那壽桃做得飽滿，形狀勾人食慾，她拿起了一個。「既然是妳的一片心意，那我就品嚐品嚐了。」

一口咬下，口感綿密，搭配濃濃豆沙香的內餡，竟然不知不覺的吃完了，而眾人看到李老夫人將一整個壽桃吃完也很是驚訝，前頭上了不少菜，老夫人也吃了不少，竟然還能吃完壽桃，換句話說，那壽桃有那麼好吃嗎？

就在眾人都在想同一個問題時，顧紫佞噙著笑容開口了，「祖母，準孫婿可以向

您討個壽桃吃嗎？」

前世，經商是他的志趣也是他的娛樂，他對女色沒興趣，平常就對吃食挑剔，廚子只要有一次做的菜不合他的胃口，他就會毫不留情的換掉，出門在外更是不曾馬虎，一定讓人先去打聽當地知名的酒樓和知名菜色。

因此，他對吃食可說是很有研究，是個挑嘴的美食家。適才看到李老夫人一口咬下那壽桃的表情，便知道那壽桃肯定是極好吃的。

所有人頓時都看向顧紫佞，尤其是顧大夫人孟氏，她很想踩兒子的腳，滿桌的佳餚，他做什麼？居然向李老夫人討壽桃吃？那是壽星吃的啊，他居然也要吃？

說也奇怪，這孩子過去可不是這樣的性子，自從一年前落馬醒來後，性格就有了很大轉變，與過去的拘謹和一絲不苟截然不同，她常常都覺得自己好像換了個兒子，只是面孔長得一樣罷了，骨子裡是不同的人。

「自然可以，自然可以。」李老夫人笑呵呵的讓貼身丫鬟春枝用碟子裝了一個壽桃送到顧紫佞桌上，那一聲祖母叫得她極為舒心。

說真的，她很不滿意漱丫頭，平時沒大沒小、沒規矩，可看在她有一門好親事的分上，她才忍的，能和馨州首富顧家結親讓她很有面子，在她的牌搭子面前，她不知道炫耀幾次了。

她這個人啊，沒什麼挑剔的，就是愛面子。只要誰能讓她有面子，她就偏袒誰多一些。

春枝將壽桃送到了顧紫佞面前，說了聲二爺慢用便退下了。

顧紫佞先是端詳壽桃的形狀，包身一邊成尖細狀，頂部表面為淺粉紅色，光是這包身就極為完美，而入口也如他預料的，十分美味。

顧老夫人嚥著口水。「不如……不如老身也品嚐品嚐……」

顧紫佞一笑，他老早發現他的便宜祖母是個吃貨，有好吃的絕不會錯過，就像現在。

聽到顧老夫人的話，李老夫人連忙讓春枝也給她送一個壽桃過去，顧老夫人則是毫不客氣的吃掉了。

吃完，她眼睛發亮的大讚了起來，「我說佞兒的準媳婦兒，妳的手藝怎麼那麼好，將個平凡無奇的壽桃做得這麼好吃，妳這手藝是打哪學的啊？還會做別的不會？」一時間，除了江琳玥和李佩兒這對母女，席上人人都想品嚐壽桃，而李老夫人也看出來眾人的垂涎了，連忙讓青枝將剩下的三個壽桃讓眾人分食了，眾人吃了連連讚嘆，對壽桃的美味爭相發表高見，自此再無人討論那幅雙面繡品。

李佩兒和江琳玥見李姪漱出盡了風頭，李佩兒強顏歡笑維持著表面風度，江琳玥暗自咬牙。

好啊，就讓李姪漱暫時得意一下，她安排的丫鬟快要上場了，等到黏呼呼的甜湯灑在李姪漱身上，不信屆時李姪漱不會發火。